



Jon Savage

TEENAGE

The Creation of Youth 1875-1945

青春无羁

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

[英] 乔恩·萨维奇 著 章艳 魏哲 徐梦迪 严莹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Jon Savage

TEENAGE

The Creation of Youth 1875-1945

青春无羁

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Teenage: The Creation of Youth: 1875~1945

by Jon Savage

Copyright © 2007 by Jon Savage

The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ake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Jilin Publishing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无羁: 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 1875-1945 / (英) 萨维奇著; 章艳等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4

书名原文: Teenage: the Creation of Youth: 1875~1945

ISBN 978-7-5463-2624-5

I. ①青... II. ①萨...②章... III. ①文化史—欧洲—1875~1945—青少年读物

②文化史—美国—1875~1945—青少年读物

IV. ①K504-49; K712. 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0371 号

青春无羁: 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

责任编辑: 武 学

版式设计: 林 涛 秦 巍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号底商 A219-A226 邮编: 100052)

发行电话: 010-63106240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38.625 字 数: 56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3-2624-5

定 价: 54.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序 言

在人们的想象中,美国曾经是一个年轻人的聚集地。年轻人在美国,而其他人在别处。

——约翰·列农 1940 年出生,1966 年接受采访时说了上述话

这本书的尾声,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1980 年 1 月,我开始参与筹备一个有关年轻人群亚文化历史的电视系列节目。那时,我是曼彻斯特格兰纳达电视台的研究员。这家电视公司很快以其节目的创新性和对社会现象的敏锐捕捉而闻名。在我当时的制作人杰夫·莫尔(Geoff Moore)的支持下,我们建议做一个讲述“战后风尚”的节目:“泰迪男孩、披头士、摩登派、摇滚者、嬉皮士、光头党、闪光摇滚男孩、朋克”,以及“无业黑人男孩和拉斯特法里派”。

促使格兰纳达电视台产生这个念头的是迪克·何柏第(Dick Hebdige)1979 年出版的《亚文化:时尚的含义》(*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这本书巧妙地填补了学术研究与广大读者之间的差距。《亚文化》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首次提出这一课题。何柏第的这本书将社会学、文艺阐释和法国理论融为一体,对英国战后的许多青年风尚进行了简要的历史回顾,同时也留意到了诸如阶级和种族等其他因素。

何柏第引用的例子与我对伦敦朋克事件的观察相吻合。1976 年,在那场迄今为止还未能被冠以名号的伦敦朋克事件中的先锋们,将一些零散的青年风尚草

草拼凑在一起,用安全别针穿成一串,然后自豪地向世人展示。一个60年代的“摩登派”夹克下搭配了一条“阻特套装”(zoot-suit)的裤子和“泰迪男孩”的“超厚底的橡胶底鞋(brothel-creepers)”:一种巨大的厚底的鞋子,与19世纪40年代巴黎流行的“扎祖一族”(Zazous)不尽相同。这样的效果既轰动、迷幻又有危害性。

这些栩栩如生的拼凑物四处传播。它们受到英国国王路一家专营各种化装服饰的店铺的推崇,这家店铺的主人是马尔科姆·麦克拉伦(Malcolm McLaren)和薇薇恩·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从1971到1976年,这家店曾多次更名,从最早的“摇滚吧”(Let it Rock,泰迪男孩服饰)到后来的“来去匆匆,英年早逝”(Too Fast To Live, Too Young To Die,摇滚和阻特套装),以及接下来的“性”(Sex,恋物情结服饰)和“叛乱者”(Seditionaries,朋克摇滚设计风格“为英雄所穿”)。每一个时期,深入的研究和对细节的关注都使他们的服装具有鲜明的特征。

但是朋克历史性的拼贴艺术标志着60年代向前的直线运动被环形运动所代替。突然之间,所有流行文化的物质化时代到来了,同时立即走进大众。回想起来,这个过程始于1966年,那时正是现代主义流行的高峰,但它历经10年才成为青年文化鲜活有用的一部分。而在19世纪80年代初,当时最新的青年风尚——新浪漫主义将其进一步发展,这种对过去的剽窃,重申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段漫长却没有详细文献记载的青年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甚至更早的时候。

在之后18个月的进程中,我的制作人和我为格兰纳达电视台可能制作的一个系列纪录片中的一档探索性节目撰写青年文化方面的材料。第一辑一小时长的节目叫做“青少年”(Teenage)。它涵盖了1945至1957年间的英国青年文化:战后严谨朴实生活的转变,有爱德华七世时代特点的人的首次出现——他们后来也被叫做“泰迪男孩”,以及1956到1957年间摇滚乐的影响等。但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探索未能完成,电视系列节目也被取消了。〔1〕

然而我仍保持着对这个题目的兴趣。在之后的大约10年中,我继续收集有关青年文化的所有相关资料——尤其是那些标有“青少年”这个关键词的资料。越往下读,我越觉得在二战之前有一整部被隐藏的历史。在阅读有关青少年“候鸟运动”(Wandervogel)和20世纪20年代美国大学市场的材料时,我意识到这背

〔1〕关于《青少年》取消的一些原因,详见玛丽·哈伦的《年轻之梦永不消逝》(*Teen Dream That Won't Fade Away*),嘉德公司(Guardian),1982年7月13日。

后有一个被掩盖的故事,与我们普遍认为青少年文化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观点大相径庭。

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找到G. 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的《青春期》(*Adolescence*)一书时,我的想法更加清晰了。霍尔的前言包括了一个具有预言性质的宣言,因为他写书的时间比战后的青年文化早了半个世纪。在他看来,青少年是人生一个独立的阶段,这一阶段面临着巨大压力和负担,因此,应予以特别的照顾和关注。他的这个关于青少年的观点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明确年龄界限的基础上提出的。这部由两册书组成的鸿篇巨著似乎是一个故事的开始,但这本书应该是青少年文化的背景。

在20世纪,还有另外两本重要的文献与《青春期》互相印证,它们是L. 弗兰克·鲍姆(L. Frank Baum)的《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和J. M. 巴里(J. M. Barrie)的《彼得·潘》(*Peter Pan*)。这两本书都极具浪漫色彩,又有着不可思议的预见性,并且都在努力说明那些已经盛行却仍没有确切名字的东西。在世纪之交,青少年应被定义为一个独立的人生阶段的观点尚未成熟。但这些虚构的作品探索了各种感情的诸多可能,即使不能代表整个社会,他们也预示了青春——或稍纵即逝,或万古长青。

美国作为新世纪冉冉上升的势力,体现出这一预兆。霍尔明确地把他的国家——“被上帝选中的国家”——和他想要定义的年龄阶段联系起来。他说:“毫无疑问,我们认为我们很年轻,这个信念在将来就像一剂强心针,总有一天我们不仅可以用无与伦比的自由和机会吸引全世界的年轻人,还会进一步发展精神、道德和感情上的教育,在最大限度上,最有效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为他们下一阶段的人格成长做最好的准备。”

同时,欧洲以浪漫主义者和革命年轻人为典型代表的势力依然很强大。19世纪晚期的西方国家也在经历相似的发展问题,如城市化、工业化、军备重整这些问题导致对青年问题的更加关注。美、英和北欧在19世纪中期就开始了关于青少年违法行为的讨论,这些构成了斯坦利·霍尔引用的众多研究数据的主要部分。

因此,青少年文化的初期阶段并不只局限于美国,也应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我原先把意大利和俄国的资料也加了进来——包括讲述19世纪30年代流浪青年(*bensprizorni*)的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受篇幅限制不得不删去。最初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促使我在20世纪中叶做出停下这本书的决定。但是,越进行

下去,我越发觉得,我的研究必须继续下去,至少应该讨论到“青少年”这个词的应运而生,以及让人们改变了对未来看法的原子弹爆炸。

因此,这本书讲述了欧美两个大洲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试图定义、说明和控制青春期的历史。除了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德国之间的对话外,这本书中还包含了其他一些内容,如青春期阶段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剑拔弩张,以及为提升或捕捉这些转瞬即逝的状态所做的种种尝试。个人证词——在青春期以日记的形式试图寻找自己和世界的意义,同媒体报道和政府政策一起出现在书中。这种把青少年当作一个以年龄段为单位的独立群体的观点,和以往把他们当作一个经济和社会群体的事实完全不同。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和心理学家为了使青少年正常化做出了各种努力,他们认为青春期是一个人人都要经历的阶段,并不只属于特殊的群体。这些青少年代表了一个时代,并正走向即将到来的未来。

总的来说,社会对这个话题的关注加深了青少年对自身重要性的认识。当20世纪大步向前时,青少年越来越频繁地发出真实的声音,并逐渐摆脱成年人的控制,这真是一件让人振奋的事。在另一层面,这本书包括了青少年如何努力发出自己声音的故事,虽然他们还是会受到一些条件的制约,但这些条件都是他们能够认可和接受的。“青少年”能够成功地成为一个普遍使用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微妙的平衡。

* * *

尽管我并没有亲身经历本书所涵盖的时代,但在材料选择方面却包含着一些潜在的自传成分。我生于1953年9月,接近第一个战后生育高峰的结束。我父亲在二战中表现出色,关于这点我很少听他提起过。我母亲青春期的早期就在二战那六年中度过,她后来对国际旅行的爱好可以说明她希望摆脱那个充满限制和束缚的时代。

我在伦敦西部的近郊长大,那里的环境几乎是为了那些经历了多年苦难和恐惧后希望重新开始的人们存在的。年少时我不喜欢郊区,后来才渐渐意识到搬到那里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最合理最自然的选择。那些中心城区因为战争而遭受严重的损毁,伦敦市中心的爆炸点一直保存到80年代中期,但郊区却非常安全,令人感到安慰,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我度过人生头13年的理想之地。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试图消除另一代人的经历是毫无意义的,并且存

在潜在的危險。经历了60年代到70年代充满风波和压力的青少年时期后,我渐渐认识到我这一代人的部分任务是帮助我们的父母修复战争造成的伤害。对那段时间持续的恐惧以及氢弹爆炸所引发的对生存问题的思考,都是当时青少年文化的一些极端表现,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很久之后,我能够和我父亲谈论他三、四十年代的青春时期,这有助于我理解他的经历。我也幸运地能与生于1904年的外公有很亲密的关系。他关于二、三十年代生活的故事让我浮想联翩,而他对爵士乐和美国流行音乐的喜爱也引发并解释了我自己对音乐的痴迷,他在1920年曾去看过“原创狄克西兰爵士乐队”(The Original Dixieland Jazz Band)的演出。

因此,我的家庭经历帮助我掌握了20世纪头50年的情况。同时,我试图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材料,并且希望不要遗漏主要的运动或者表现。如果有任何的省略,那将纯粹是我的责任。但是,请记住我是想写一部关于流行文化的书而不是长篇累牍的学术专著。

还有最后一点。也许有人会说,我过分关注特殊事例而不是普遍现象,追求极端而牺牲了常规。对此,我必须辩驳。对这些特殊青少年的关注是为了有别于学者、青少年专家和政府对青少年的标准化,有别于时代的主流青年。例如,少数对抗希特勒的德国青年和同时代成千上万加入纳粹国家组织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的青少年就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在书中有特殊和普通青少年之间的对比。然而,如果我必须做出选择,我永远会选择从普通中找到特殊,这是由我的性格和作品的主题所决定的。《青春期》的首版也有相同问题,在1905年的书评中,J. M. 格林伍德(J. M. Greenwood)批评斯坦利·霍尔把“人们称为民族异类”的人排在重要位置,而没有对占人类主体的普通人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个批评是合理的,但我认为它并没有说到点上。青少年由于自身的特质,一直被认为能代表未来:大众媒体持续不断地将青少年塑造成为天才或怪兽,这说明了成年人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充满希望和恐惧。为了循规蹈矩者而忽视那些站出来的先锋就是拒绝参与到未来当中,也是误解了青春的本性。像G. 斯坦利·霍尔一样,我非常自豪,对这个主题我抱着浪漫的态度,因为我希望能有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目 录

序言 /1

第一部分 1875—1904

- 1 天堂和地狱 马丽·巴什基尔森和杰西·波默罗伊 /3
- 2 民族主义者和颓废派艺术家 欧洲反革命 /15
- 3 流氓和阿帕切 青少年犯罪和大众传媒 /31
- 4 “忽见天堂” L.弗兰克·鲍姆和《绿野仙踪》 /46
- 5 美国世纪 G.斯坦利·霍尔和青春期 /59

第二部分 1904—1913

- 6 彼得·潘和童子军 大不列颠帝国青年 /71
- 7 中学新生和工人来源 美国青少年和工业 /85
- 8 候鸟运动和新异教主义 欧洲的回归自然运动 /95
- 9 五分钱影院和动物舞蹈 美国的梦幻经济 /107

第三部分 1912—1919

- 10 祈祷 欧洲的代沟 /123
- 11 牺牲 战亡者以及新与旧的对抗 /132
- 12 1902年生人 少年犯罪和一战 /148
- 13 爵士乐队和美国大兵 美国青年进入欧洲 /159

第四部分 1919—1929

- 14 战后的震荡 法西斯、德国联盟和“森林生活知识团” /171
- 15 酋长和希巴 美国的青年市场 /187
- 16 灰姑娘情结 美国大众文化的问题所在 /207
- 17 追求享乐 “光明的年轻人” /224

第五部分 1930—1939

- 18 纳粹思想指引下的士兵 希特勒青年团 /245
- 19 儿童军团和新政 经济萧条中的美国青年 /266
- 20 “少年英雄”和红色威胁 英国青年的极化 /285
- 21 吉特巴舞及其舞迷 美国的摇摆乐和青年的消费主义 /304

第六部分 1939—1943

- 22 征服者与统治者 战争时期的希特勒青年 /325
- 23 无奈的应征兵和社会主义英雄 战争中的英国青年 /334

- 24 社交界新人和美国兵 学校和军队中的美国青年 /348
- 25 德国的摇摆青年和法国扎祖一族 纳粹欧洲的摇摆乐 /362
- 26 阻特装青年和“胜利女孩” 动荡的美国 1943 /377

第七部分 1943—1945

- 27 和平入侵者 美国士兵和英国青年 /397
- 28 赫尔姆斯·休博内、白玫瑰组织和安妮·弗兰克 纳粹欧洲的抵抗运动
/408
- 29 青少年时代的到来 《17岁》创刊 /426
- 30 元年 胜利的青少年 /438

谢辞 /451

注释 /455

译名对照表 /546

译后记 /605

第一部分

1875—1904

1

天堂和地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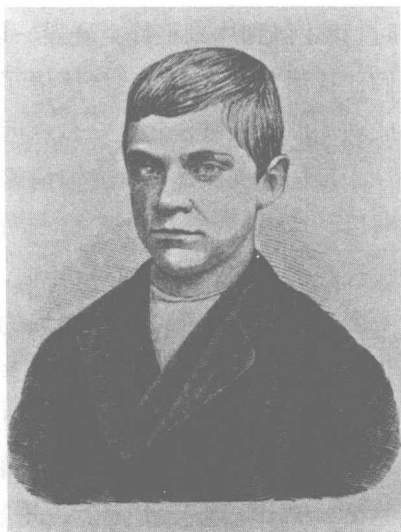
玛丽·巴什基尔森和杰西·波默罗伊

男人不能总是像个孩子。在命中注定的某一刻，他会离开童年。这一刻虽如此短暂，却意义深远。就像呼啸的浪潮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不断上涨的热情同样预示着什么。压抑已久的兴奋警告我们危险即将来临。

——让-雅克·卢梭：《爱弥尔》，第四册(1762)



玛丽·巴什基尔森 (Marie Bashkirtseff)
1870s



西·波默罗伊 (Jesse Pomeroy), 1874

“我飞起来了。我高高地飞离地面，手持一把小竖琴，却连一个音符都弹不出来，因为琴弦不停地断开。我还在上升，看到无际的地平线，大朵的云彩：蓝色、黄色、红色、彩色、金色和银色，奇异地交织在一起。之后，万物发出灰色耀眼的光芒。我仍然在上升，高度已让人晕眩，我却毫不畏惧。云层此时变得苍白、灰暗，但仍发着光——仿若一块块石墨。突然之间，天昏地暗，我依然紧握那把琴弦已松的小竖琴。在我脚下，远远挂着的是一个淡红色的星球——地球。”

1875年11月27日星期一的凌晨，玛丽·巴什基尔森从梦中醒来。这个17岁的女孩因为头天晚上喝了太多红酒而无法入睡。现在她打算用忏悔的方式来释放此时此刻紊乱的思绪。“现在是凌晨两点，”她开始写道，“我把自己锁在房里，身穿长长的白色睡袍、赤脚、头发蓬松，像一个圣洁的殉道者，我沉浸在思考之中。”

玛丽并非向她信奉的天主教神父进行忏悔，而是她的笔记本，她的私人庇护所：“这本日记承载了我全部的人生，写日记是我最安宁的时刻。也只有写日记时，我才得到片刻平静。烧毁一切、发怒、喊叫、承受磨难、活着，活着！为什么他们让我活着？噢！我已经厌倦了这样活着。我的辉煌即将到来。我相信自己会成功。但是我被告知这一刻永远不会来临，我将穷尽一生等待，等待！”

日记不仅仅是一种发泄情感的方式，它更可以长存于世间。玛丽期待着万众瞩目。“如果我早早地死去”，玛丽在那一晚写道，“我将烧掉这本日记；但是如果我长寿，人们会读到它。我相信，如果允许我这么说的话，迄今为止从未有过关于一个女人的生活及其全部思想的记录。是的，全部的生命，全部的想法。那将会非常有趣。如果我不久便匆匆辞世，来不及烧了它，人们便会评论说，‘可怜的孩子，她深爱奥蒂弗雷德，绝望也因此相伴而生。’”

在这混乱的一年的年底，玛丽心绪难平。回到第二故乡尼斯，她也曾经像许多女学生一样迷恋遥不可及的哈密尔顿公爵（Duke of Hamilton），但玛丽的心很快转向了24岁的艾米尔·奥蒂弗雷德（Emile Audiffret）。接下来的数月中，她沉

迷于记录这段初恋。12月26号,奥蒂弗雷德取消了一次约会,这是严重的怠慢行为。在这之间,玛丽的妈妈曾向他发出了邀请,家长的干预激怒了这位暴躁的女儿。

1875年的秋天,玛丽17岁了,这又一次刺激了她。玛丽写道:“我厌倦了默默无闻,在这阴郁中我快要发霉了。阳光,阳光,阳光!让我们出发——鼓足勇气。这段日子只是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我是疯了?还是愚昧?无论如何,我受够了!”玛丽总是厌倦:厌倦母亲的迟钝,厌倦家庭节日的沉闷,厌倦世界的乏味。对于一个与时间赛跑的少女来说,生命总是如此缓慢。

作为一个富有的俄国移民家庭最受宠爱的女儿,玛丽被惯出了一身坏脾气。她的服饰都是根据她的奢华设计在巴黎手工定制而成的。她随家人游历欧洲,结交社会名流。在尼斯天使大道上的巴什基尔宅邸里,她有一个套房。房间里有一个密室用作卧房,墙壁覆盖着蓝色绸缎,屋顶垂下塞夫勒吊灯,酷似“住在一个密封箱里”。

虽然极受宠爱,玛丽被赋予了特殊的命运。在她还小的时候,一个算命的人告诉她的母亲她将会成为一个明星。从此以后,玛丽便是那个“最漂亮的、最出色的、最重要的”孩子。她所有的怪念头都会得到鼓励,她有着那个时代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子没有的自信。当她开始用日记记录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时,她一点也不怀疑它对后世的冲击力:它无疑将是一本“有史以来最有趣的书”。

最初,她主要专注于记录自己的外表:头一天还自我感觉良好,第二天就变得“丑到鬼见愁”。她会觉得自己就像“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大家都知道我有一副好身材,平肩,丰胸,翘臀,小脚。不出5分钟,我就会变成一个丑八怪,衰老憔悴,胸部下垂,肩部高低不平,不堪入目。我的脚变得又扁又长,我的眼眶凹陷,牙齿黑黄。”

但是,对身体不自信只是她自身问题的冰山一角。进入社会后玛丽发现她的家族声誉不佳。她的叔叔和弟弟保罗常常触犯法律,父母分居,姨妈因为一个多年没有结果的案件被跟踪。人们也不信任玛丽,这要归结于她热情奔放、异乎寻

〔1〕《弗兰肯斯坦》是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在1818年创作的小说,被认为是世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是小说中那个疯狂科学家的名字,他用许多碎尸块拼接成一个“人”,并用闪电将其激活。“弗兰肯斯坦”一词后来用以指代“顽固的人”或“人形怪物”。——译者注

常的时尚品位：一条拖着鸵鸟羽毛尾巴的溜冰裙对于尼斯这样的小镇来说，似乎有点太超前了。

巴什基尔森家族因为丑闻而无法融入当地社会。玛丽敏感地察觉到旁人的轻蔑：“我有污点的姓氏几乎要了我的命。”在家族受到俄国移民同胞托尔斯泰的陷害时，她写道，“我哭得像动物，沮丧、羞辱。”14岁时，玛丽的强大欲望中又加进了复仇的成分：“我一定要被社会容纳，因为没有一个人出身贱民或来自贫民窟”，她在1873年3月声称，“我梦想着成名。”

受到了算命师预言的激励，更饱受来自狭隘的尼斯小镇的冷落，玛丽将全部的怨恨与愤怒倾诉给日记，她基本上每天都要向日记彻底坦白她自己和家庭的全部事情，好像因此就可以与周围所有错误划清界限，她认为“谎言和伪装”都毫无意义。这点在她的日记上表露无遗：她喜怒无常、与保罗之间的兄妹争斗、第一次尝试酒精和烟草、拒绝承认成人世界和他们的制度，以及对自己外貌的痴迷。

在19世纪70年代，这样的年轻女性是不受欢迎的。正如为玛丽写传记的作家多玛·克雷斯通(Dormer Creston)后来评述的，在这样一个时代“几乎整个中上层阶级，尤其是妇女，都染上了一种畸形的虔诚感。玛丽故意和当时“自我克制、顺从、顾家”的妇女典范形象对着干。她轻蔑地评论道：“男人们真会享受。女人都是牺牲品。我倒想当回男人，绝对比那些所谓绅士强许多倍。”

1875年的夏天，已经被不安和愤怒灼烧的玛丽，遭受了致命一击。“我胸口很痛，”她在7月份透露，“我以为自己得了肺结核。这种痛让我非常担心，最近5天来我开始咳血。真是太可怕了。”虽然她对自己的诊断直到7年后才得到证实，但是那年春天她说的一句戏言——“死神是我的近亲”，现在几乎成真，依然使她深受震撼。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得珍贵了。

1875年11月，玛丽梦到了一次太空飞行，这唤起了她无限的遐想。浪漫主义作家认为这种遐想能力只属于青春期少年。16岁的卢梭(Rousseau)曾经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得到一切”，为此他离家出走。正如他在《忏悔录》(Confessions)中回忆道：“我别无选择，唯有发动自己，向前，翻越，飞越天空，满载着功名就带来的安全感，我进入了这个大千世界。”

然而，高度戒备没能使玛丽察觉来自她潜意识的危险信号：琴弦已松，乌云笼罩。她的一生就摆在面前，但是伴随着她这种失重的是残酷的现实。诚然，她希望破除阶级、性别、家庭、甚至肉体的束缚，她明白生命正在“飞速”流逝。梦境在